

韓

門

綴

學

韓門綴學目錄

卷一

題辭

易古本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先天後天音義

先儒說易之異

易三十六宮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

左傳筮法

禴祭

補逸詩

田間釋關雎詩義

迹熄詩亡

羔羊節儉

濯以救熱

小弁黍離

奔者不禁

文莫九合

公冶子解禽語

蕭牆

多祗同音

娶妻先後

中庸大學注

格物

誠意

孝經今文古文

論語逸文孟注古事

孟子章指

三百六十律

古今樂器樂聲

五雅

緯候圖識

卷二

史記景武兩帝紀
魏其武安列傳
史傳酷吏列女

魏延康晉元康
漢晉春秋
裴子野宋畧

托跋二解
可汗台言
宋遼金元四史

三史姓氏
一人兩史
同名

脫卜赤顏
錢方二氏注離騷
孔廟設像

四配啟聖進封
文廟樂章
闕里世系衍聖公五經博士

縣學
名宦鄉賢祠
四大書院

山長書院生
科舉
貢院防閑彌封謄錄硃墨卷內外箴

經義繡譯科目
朱子同年錄
科目記狀元榜眼探花五經中式副榜

南北中卷文武互考
童子科童生
武狀元武舉武學生

象學數學
朱學源流
道學之名

慶元偽學之禁

卷三

耕藉用牛

象輦

慶賀表箋

年號

生稱廟號

明廟號

諡因諱改

十七歲禪位二百十歲歸老

官品正從

移封

罰俸

公主駙馬

帶御器械

藩司臬司之稱

達魯花赤

樓羅霸都

好漢

府史胥徒

尙右尙左

羨餘

青苗錢

河淤田

下埽

合龍門

捕蝗

祭蝗

劉猛將

信牌

印契

船稅

巡攔落地稅

船料梁頭

卑職之稱

木牛連弩千里船木馬

牛驛狗站

使大使虎

砲

大將軍 銳 鳥鎗 火箭

無羽箭

手箭

標牌標槍

訊囚用刑

死刑

鬼箭

番子橋頭

謀殺故殺

驗尸格目

打十三

卷四

渾天蓋天

日食

歲差無法

七政體象

星有古今不同

宿度古今不同

十二辰所屬

二十四氣

納音

納命

孤虛旺相

九宮

棋藏乾坤策

志書

直隸省

總督巡撫布政按察二司

清苑

廣平縣有二

成安

青海

碯樓

伊犁

哈薩克

回部

河源

漢玉

鄂罕

又作蒿漢

安南

緬

卷五

衡山禹碑

穆天子傳壇山石刻

胥母山

孔褒碑

夏承碑

銅雀硯

雪浪石

後魏刁遵墓銘

豐潤鼎

紂字受德有二妻

管叔周公

韓伯瑜

賈誼與鄧衛不同時

諸葛子孫

陳思王

楊白華

唐十八學士

越國公

郭令公八子七婿

崔羣

韓文公

何易于高姝姝楊氏

唐六臣周三臣

馮道諸人

邯鄲夢乃蕭嵩事

四女寺之訛

楊誠齋陸放翁

太學生上書

大將通左傳

狄青盧秉

宋禮南區分水

楊海周三忠

鄭鄭

秦良玉

續編

永樂大典 圖書集成 清文鑑 昌黎祭十二郎文有韻

臣僕 三拜 漢軍

由鹿呼鹿 冰牀 飛放泊

南嶽衡霍二名 樅陽 平于國

幹子城 永年冉墓 李椿墓不在永年

毛遂墓 附程嬰公孫杵臼墓 廣平府城壕種蓮 梁山樂

橋 銀鼠 質孫 緞

補子 荷包 引隍

假面 繩伎 蒙古醫

徙灘 禪五宗 天竺風俗

釋氏經律論記 文昌宮 奎宿 司命

文昌化書 張惡子 真武神

關公諡及封號 周將軍 小聖 二郎神

張六五侯

海塘

麻曷葛剌佛鐵四太尉

浙閩改建

宋太學

杭城火災考

韓門綴學卷第一

諸子十家終於小說小說十五家終於虞初周說班氏謂可觀者
九家固以小說爲不足觀也劉向采羣言爲說苑列於儒家爲後
世說部書所自始後人說部蓋兼十家而有之而其中有裨學問
者莫若宋之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困學紀聞及我朝顧氏日知
錄班氏所謂六經之支與流裔非閭里小知者比也余生平無他
嗜好暇輒觀書遇有疑惑必博引旁搜以求通其故雖則授徒旅
館往往僻處一方少閱肆借人之助所考豈無訛誤而以嘗用心
於此毫及而不忍棄擲爰檢其說經史者題曰韓門綴學分爲五
卷又續編一卷韓門余所自號取唐書韓門弟子之語綴學則劉
歆所謂分文析字煩言碎辭者也其近周說者編之別錄汪師韓
易古本

自王輔嗣易行而後儒遂不知周易之古本朱子本義始改正之前

代取士兼用程朱俗本取便合本義於程傳而古本仍失至折中又
改正之今民間讀本既已不載程傳而本義又不遵朱子之本兩無
當焉本義於象傳云象者周公所作之詞此本指爻象初九以下之
文而言特以象者云云注於首行象上傳三字之下故云周公耳世
儒誤以天行健一節作周公語者蓋不少矣按古本說亦不一古易
十三卷宋史藝文謂出王洙塚上下經惟爻詞而別以卦詞爲一象
詞爲二又分大象小象爲二置文言於上繫下繫之前吳仁傑古周
易以爻爲繫詞以今之繫詞爲說卦其言十翼梁劉瓛曰易張十翼唐陸德明
孔穎達諸儒俱稱十翼然未知
繫謂彖傳繫詞傳上下彖繫各
有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
爲十二篇焉椅易學改繫詞上下爲說卦上中以說卦爲說卦下因
漢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三篇隋書經籍志謂說卦三卷
故也朱子之本蓋從呂東萊祖謙與呂微仲休晁以道說本畧同又周
燔程可久迥各有考易次序而宋史藝文志載朱子易傳十一卷又

易以爻爲繫詞以今之繫詞爲說卦其言十翼

梁劉勰曰易張十翼唐陸德明
孔穎達諸儒俱稱十翼然未知

謂彖傳繫詞傳上下

衆衆各有上下

說卦上中下文序卦雜卦并上下經

爲十二篇。馮椅易學改繫詞上下爲說卦上中以說卦爲說卦下。因

漢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二篇隋書經籍志謂說卦二卷

故也朱子之本蓋從呂東萊

謙祖

與呂微仲

大晁

以道之說本暑同又周

燔程可久。迥各有考易次序。而宋史藝文志載朱子易傳十一卷。又

本義十二卷易學啟蒙三卷古易音訓二卷今惟本義爲學者誦習未聞本義外又有所謂易傳十一卷者程子易傳九卷之外有易繫辭解一卷蓋程子以文言序卦歸於易傳不及說卦雜卦故繫辭解別成書也

天地之數大衍之數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祇有五十先儒解者不一朱子謂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則合爲五十矣安溪李氏推明其義曰河圖積數五十五洛書積數四十五河圖贏五數之體也洛書虛五數之用也大衍酌河洛之數之中而兼體用之理之備其說精矣若諸儒所言則有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其一无用者天之生氣此乾鑿度及漢京房之說也謂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凡五十太極卽北辰居位不動而用四十九此漢馬融之說也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用

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四十九此漢荀爽之說也謂五十有五減六而用四十九其六以象六卦之數此魏董遇吳姚信之說也謂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此漢鄭康成唐李鼎祚之說也謂艮少陽數三坎中陽數五震長陽數七乾老陽數九兌少陰數二離中陰數十巽長陰數八坤老陰數六總有五十而不取天數一地數四者此唐崔憬之說也謂太極生兩儀則陽儀一陰儀二衍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是爲五十太極者數之所自起而非數也故虛之此宋咸之說而近儒汪琬取之者也謂著法天地必以五行運於中大耦則五十小奇則五也若舉大去小盈奇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一皆盈而不用此北魏關朗之說也謂木東金西火南水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止五數

不須更待合五行爲五十則大衍數也。取四十九者用也。此宋沈括之說也。謂一二三四五以生數自乘乘之爲五十有六而一無乘爲五十五。一三五七九以奇數自倍倍之爲五十而一無倍爲四十九者。此宋羅泌之說也。以上諸說皆紛紜委曲而詞或失之過。又有謂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此漢王弼之說而齊顧歡與之相同者也。謂天一居尊不動天五退藏于密其用四十九者。此宋劉牧之說也。謂惟四十九乃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非四十九則不可得。此宋郭忠孝之說也。謂去其五以爲大衍之數非去也。十其五則五者在其中矣。此宋王宗傳之說也。以上諸說皆約畧含糊而詞又失之不及。竊思揲卦用蓍史記曰蓍百莖共一根。卑雅謂蓍千歲三百莖此乃希有之物五十者用其半也。何以用其半。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圓謂蓍數七七四十九用止此耳。故置其一其一本無用也。其事淺而易見。諸儒深求之而反致支離。然則大衍之

數與天地之數各自爲數何必牽併以爲言又况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合之正得百望之著數哉

先天後天音義

易文言傳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世儒有謂邵子先天後天之說原本孔子者按易中先後二字皆讀去聲邵子所謂先後者先讀平聲後讀上聲其音與義各異昔劉昭補後漢書律歷志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稱後天朔先歷朔謂天之朔先於歷之朔也或在晦月見又馮恂作九道術太史令以其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晉書律歷志云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歷依易立數魏黃初中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徐岳謂劉洪以歷後天翊所增減十術新立猶未就悉晉書紀瞻傳瞻與顧榮論易榮曰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瞻曰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理也唐書歷志云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

事用柔日辛丁皆柔也。然於卦義何取。來氏易同於馬氏。然謂巽先於兌。艮後於兌。則先後又互異。而其釋巽又舉圓圖。謂艮巽夾兌。庚方於西。抑思先天之庚乃坎也。豈兌乎。近胡氏煦於巽。則由兌順數逆數各三位爲說。於蠱則謂月滿象乾之陽。巽陰始艮陰盛。兩皆自消乾出。故借純乾發始終之義。夫陰消陽。何以治蠱哉。臨八月有凶。鄭氏以爲周建子之八月。荀氏以爲兌乃夏建寅之八月也。范氏以爲否乃殷建丑之八月也。更有以少陰數八爲說。而盡黜諸家者。則陳氏也。觀風行地上。說文謂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也。墜嗑利用獄。李氏過遂於六爻。皆以獄解。謂五君四臣二三吏。因有以滅鼻滅耳爲劓刵之刑。得金得矢爲鈞金束矢者。卽王氏肅謂金矢所以獲禽。故食之反得金矢。亦曲解也。賁四皤如。鄭陸作皤。荀作波。董作槃。翰如或作寒如。馬荀則云高也。鄭則云猶幹也。剝四以膚。崔氏謂牀之薦席。若獸有皮毛也。復七日來復。李氏鼎祚謂剝陽盡於九月。隔坤

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一陽生爲七日。又有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者矣。坊記引不耕穫不菑畲下有凶字。後儒或遵之以未富爲無此獲富之理論語及緇衣引不恆其德或承之羞無貞吝字。後儒或據以剛經矣。大畜四童牛之牯鄭謂艮手持木以就牛足。又謂牛無手。前足施牯也。大過棟橈句氏微謂屋壞也。二五枯楊鄭以枯音姑謂无姑山榆。稊作蕒謂山榆之實也。老夫女妻老婦士夫之說先儒多以初本爲少上末爲老。近任氏攷運易學洗心謂乾初傘子巽初辛卯乾長於巽三十有八乾上壬戌兌上丁未兌長於乾十六也。坎三險且枕鄭作檢謂木在手曰檢在首曰枕也。坎四樽酒簋貳用缶鄭謂震上爻長在丑丑上值斗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如缶也。離五沱若荀作池一作迤也。咸感也王氏應麟有感感無心兌說無言之語然何以解於夬決之無水也。咸三亦不處也虞謂巽爲處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咸五咸悔馬

以爲背。鄭以爲脊肉。虞以爲夾脊肉。王氏肅以爲在背而夾脊。陸氏
佃以爲喉中膈核也。上滕口說。虞改滕爲勝也。遜上肥遜舊或作蜚
也。晉康侯。毛氏奇齡謂周禮民功曰康。謂其有功於民。然周禮乃民
功曰庸。非康也。晉四純鼠九家以爲螻蛄。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
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
外震在下也。五伎皆窮。四爻當之。明夷箕子。漢趙賓謂萬物方芟茲
也。明夷二夷左股。馬王皆作左股。云日隨天左旋。姚又作右槃也。家
人風自火出。馬謂火以木爲家。朱氏震引黃帝書。謂東方生風。風生
木。風火同生於木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荀謂五父四子。
三兄初弟。則子乃女子。而兄弟不知爲父行。爲子姓矣。虞謂五父三
子。初兄三弟。初夫四婦。則兄在弟下。婦在夫上矣。李氏鼎祚謂五父
二母。則母居子婦下矣。朱氏震謂乾父坎子。坎夫離婦。巽長女離中
女爲兄弟。則兄弟乃女兄弟。而離爲婦。又爲弟。且巽女無夫矣。吳氏

澄謂上象父亦象母則一父兼兩人卽謂儀禮饋食妣配考不別設位此乃死父非生父矣毛氏奇齡謂父在六爲陰同於母母在一爲陽同於父則有兩父兩母矣卽本義上父初子父無母配而三五外又增一子也睽三天且剿馬謂刻鑒其額曰天胡氏瑗謂天當作而去鬢髮也睽上說弧馬鄭虞王皆作悅之壺也蹇二王臣蹇蹇沈氏括謂王與臣皆在蹇中也損初已事或謂覓其事或謂已止或謂已疾或謂祀事也十朋之龜鄭處兼舉爾雅十龜則以十龜爲十朋矣崔氏憬謂兩貝爲朋則以新莽之制爲經說矣侯氏行果謂兌爲澤龜艮爲山龜坤爲地龜震爲木龜坤數爲十亦以十龜爲十朋也又有以兩龜爲朋者則十朋乃二十龜矣夬五覓陸孟喜以覓爲山羊說文作覓音完鄭謂覓陸一名商陸荀謂陸差堅於覓虞改爲莞睦乃莞笑雍睦之意邱氏光庭且以決覓決陸爲夬夬也姤女壯勿用取女鄭謂一女當五男王氏肅曰不正蘇氏軾曰無適應也姤初

金柅子夏傳作綱王氏肅作柅范氏長生作尼說文以爲𦏧柄又爲木名項氏安世謂絡絲柱以木爲之跗也羸豕多言弱小然與女壯義背觀大壯之羸角王氏肅作縲鄭處作縲范作累張作縲則此亦當謂室碍與井羸癡同也姤二包有魚虞謂庖厨也萃二用論有淪蹇躍之不同也困剛揜鄭謂坎爲月互離爲日兌爲暗昧日所入也困初株木九家以爲枯程子謂無枝葉仲氏易以爲根也井羸癡馮氏椅謂癡文從井瓦器也古無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癡古以木爲癡從疋則又瓦爲之也任氏啟運引吳準齋謂伏犧時未有井文王時有井古者掘地及泉以木實其底構其旁則泥有所護汲不至濁泉眼亦無窒塞也羸者荀以爲拘虞謂鉤羅也舊井无禽王氏弼謂禽所不嚮何氏楷引杜詩鷓鴣窺淺井以証也井二射鮒子夏傳謂井中蝦蟆也章三三就或以繁纓五就七就爲解象巽繩也震來虩虩陸氏希聲以爲蠅虎也億喪貝虞

以億爲惜辭。干以爲嘆詞。程子則謂億度也。歸妹以須。虞作需。或謂待年。或謂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也。豐大也。胡氏炳文謂日在下。雷在上。是正晝昏暗。雷電大作之時。故不取日象也。豐之二部三沛。鄭王以部作菩。爲席。沛作韋。爲蔽膝。爲幡幔。虞以日蔽雲中爲部。日在雲下爲沛。呂氏大臨以沛爲下雨也。旅四資斧。虞喜作齋。凡師出。必齋戒。入朝受斧也。兌四商兌。或謂商音。或謂商賈也。渙二奔机。明方氏孝標以机木出蜀中。似榆。可燒以糞田。山海經大堯之山多机是也。中孚豚魚。吳氏澄以爲江豚。龍氏仁夫謂江豚一名鱧鯨。取其專而孚也。而先儒又有作遯魚者。初九虞吉。或以爲虞人。且有因鳴。霍翰音。而謂虞鳥。一名固澤。燕爲鳬。爵爲雀者。雜曰翰音。孔謂戴記非周以前書。不如止作鳥音也。既濟喪茀。虞以爲髮。王氏肅以爲首飾。荀以爲鞞也。繻有衣袽。王以繻爲濡。以袽爲塞舟之滲漏。陸以繻爲褱。飾之盛也。袽者衣之敝。又有謂先繻後袽。或外繻內袽者矣。未

濟四震用伐鬼方。或以震為擊伯名也。屯象經綸。鄭劉以綸為論也。觀風行地上。易外謂古作觀。即風字。故觀者風之卦也。夫象居德則忌。王以則忌作明禁也。至如說卦廣象。先儒多有異解。則已詳見於說卦傳箋。

易三十六宮

邵子詩曰。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言三十六者。雖同漢家離宮之名。要之必有所指。而昔賢之說。有謂自乾一至坤八。積數得三十六者。劉有謂三男各

五畫。震坎艮皆一陽二陰共十五畫。合乾三畫為十八。三女各四畫。巽離兌皆一陰二陽共十二

畫。合坤六畫為十八。分畫得三十六者。鄭樵六經奧論有謂十二辟卦。六陽辟。凡

三十六爻。復臨泰大壯夬乾六卦陽長陰消六陰辟。凡三十六爻。垢遯否觀剝坤六卦陰長陽消奇偶配成三

十六者。鮑雲有謂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積八積二十

八。得三十六者。麻衣有謂三百六十日。每十干為一旬。以三十六旬

爲三十六者。防其說各異。近有灊山張進士。名必剛字健夫澄邁知縣著書曰濬元。

又益三說其一謂乾坤坎離不易者四震艮巽兌反易者二六因四

因二亦三十六其二謂日出入朦影各十八度共度三十六其三謂

乾之策本二百一十有六何以有二百五十二以加三十六而得坤

之策本百四十有四何以爲一百有八以減三十六而得也又有沈

副使。名青字高升其於易詩春秋各有論著其論三十六宮指方圖言方圖

縱橫各得八卦其外圍廻環二十八卦象如城垣除此外圍則中列

六六三十六卦亦一解也殊不知邵子自有論三十六宮者朱子語

類嘗述之讀書者自忽畧耳語類云三畫之卦只是六卦。此謂震反艮巽反兌四卦只兩

卦卽六畫之卦以正卦八。乾坤坎離巽大過中孚小過加反卦二十有八爲三十有六

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蓋天根者陽生於子月窟者陰生於

午而來往卽反卦之義都是春卽暗卦之義此其說似麻衣道者正

易心法已先有之然麻衣新說乃南宋戴師愈之僞撰是正戴竊邵

子之說亦猶晁以道學邵子之學而所作易傳乃託名於商瞿也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

易文言傳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程子易傳曰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蓋因離卦彖傳有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語故以本天者爲日月星辰竊思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是日月星辰卽天也不可以物言文言傳明乾九五爻聖作物觀之義所取與離彖各異考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鄭康成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其動物有毛物鱗物羽物介物羸物五者其植物有皐物膏物覈物莢物叢物五者孔穎達易正義本此爲說謂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動物亦運動植物無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李鼎祚集解引唐崔憬之說謂動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朱子本義大概綜括程傳獨此條不從程

子而從崔氏孔氏者誠以其說確不可易也。但動物亦有靜而寢息之時。植物亦有動於搖撼之時。豈得以動靜兩言概之。朱子語類又云。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其說爲更精然。亦但示以在外之流形而未究其所以然之故也。張子正蒙動物篇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又曰。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性理精義所錄非正蒙全本。今攻舉業者遂不知正蒙有此二條。蓋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聖人位乎天德而萬物相見以天。是所謂各從其類也。張子之解爲得孔子立言之旨矣。至若邵子觀物內篇云。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又云。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是又別爲一義。可以互相發明。而非易之本旨也。

左傳筮法

大易觀象觀變之法莫精詳於左傳而注疏及林氏所解往往有誤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取棠姜筮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按三本互異於上是謂從風坎變巽則風象不在上而在下隕者自上而下也坎失其夫男之象而但有巽風大過棟撓之凶在三也從言貞隕言悔杜氏以坎變巽爲從風似非其義隕卽指風似亦不必謂風隕物也又陸氏謂當以風隕妻爲句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取其說然先儒謂大過有死象繫詞傳曰死期將至茲竟變爲大過則期已至矣故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先夫謂棠公已死是隕謂男不謂女明矣陸氏特因不見其妻之文以爲隕妻顧氏則以襄公二十七年滅崔氏東郭姜縊崔子至則無歸乃縊於事有合而取之然崔子死而猶尸於市其事實起於棠姜是乃妻不可娶之故豈以喪其妻爲無歸耶其曰困於石往不濟也

之外爲往從風故欲往於上濟者濟坎水中有石則人爲石困困自
否來二在否當乾艮爻濟水爲石所碍故不濟林氏以進遇九四九
五之剛爲石亦非也其曰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坎爲叢棘三據二上
爲據非所據而據故有傷而杜氏乃以蒺藜爲兌澤之生物而險者
是皆誤以石與蒺藜之象爲在上卦耳又昭公五年傳初穆子之生
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卜人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
以讒人入又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
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
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
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
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
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所謂十時十位者卽昭公七年辛尹無字言天
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

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凡數以十計者古皆以命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日昃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一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而杜注謂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是乃以後世之十二時而論古之十時誤矣其曰明而未融者日火外光在兩陽爻初變陰故未融而杜以謙道卑退爲說亦非也曰其在旦乎者卽後之言當三在旦九三爲謙之主爻於時爲三之卿位於日卽爲三日也離象破則無大腹之象故爲不食亦不必謂旦非食時也其曰日之謙當鳥者明夷之初自小過之四而下小過固有飛鳥之象自上而下故爲飛而垂其翼若楚邱以明而未融釋垂翼者此是論筮非爻象之本義也謙三互震主動故曰象日之動非泛言日也此皆承日之謙之文而言其曰火焚山山敗夫變離爲艮艮正山象何云山敗乎蓋山因焚而見林氏以草木焦枯爲山

敗是也。杜氏注於人爲言敗言爲讒。二句曰：艮爲言，爲離所焚，故言敗。艮何以有言象？言乃離火之聲。艮爲闢寺，是有敗言之讒。言與山自屬兩象，而杜復以離焚艮爲言敗，遂不得不強以艮爲言矣。余於左傳之注，此二處不能無疑。其他顯而易者，不必述也。漢後精於卜筮者，魏則管輅，元魏則顏惡頭。三國志管輅所載筮卦，俱不言何卦。而魏書顏傳則云：有人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更蘇。而有言，其人曰：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有三天人來迎我，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其言。按父者乾象，三至上互大過。死象，故云父已亡。上六在天位之上，故上天。在兌上爲日，艮爲離，離嗟大耋，出於兌口爲哭聲。外乾伏坎，聞於坎耳也。兌本乾體，變復於乾，是更蘇也。兌口得陽爲有言，此顏所言也。互巽爲疾，兌金遇離火則伏，故卧。離日爲年，離陰當三，故三年。巽爲雞，兌變乾，居乾之艮。

爻艮象鳥喙。雞鳴時也。中爻互家人。故象舉家。乾三畫象三大人。上爻變則上四爻互姤。姤遇爲迎。來者自外來也。履虎尾。乃驚象。此其子所述合於易象者也。兌乾皆爲金。一日金生水。內卦兌澤也。二日水生木。中互巽木也。三日木生火。互離爲火。火仍克金。而卦無坤土生金。故永去且死。而蘇乃引兌未光之義。蘇而去。乃視履考祥。而不能周旋無虧。故不能貞。下起元而吉也。此蓋以左氏之法求之。而見爲如此。所最不解者。趙葵行營雜錄載宋徽宗大觀二年秋立御製易通碑於延福殿東壁。其卦乃无妄之小畜。二三四爻皆變自宣和二年至高宗紹興七年而止。其間方臘之叛。苗劉之亂。劉豫之僭。與二帝之北狩。高宗建炎紹興之年號。皆前知之。此以數言。故非若象之有迹可尋也。宋史方技傳。劉龔襲僞位。命周傑筮。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國祚五百五十。而南漢世家謂筮遇復之豐。則豐無土象。應是世家誤書。其後五十五年。適符五五之數。至近人見左氏所載。皆

是一爻變。襄九年筮艮之八。是一爻不變。因謂古占易卦。惟取六爻皆變。六爻不變。與夫一爻變。一爻不變之四者。若是則易之占。但有三百八十四爻。及六十四象。凡四百四十有八而盡矣。安有四千九十六卦。引伸觸類而不窮哉。至引昭二十九年。龍見絳郊。蔡墨對魏獻子。有在乾之姤。及其同人。其大有。其夬。其坤。坤之剝。皆舉之卦。以爲專指之證。夫此乃論易。非論筮也。曰姤同人。大有夬。坤剝者。爲其象潛龍見。龍飛龍羣。龍戰。因論龍而舉之。故乾不曰其履其小畜。而坤亦不及復師。謙豫比也。其曰乾之姤。坤之剝。乃當時稱爻之例。猶之襄二十八年。子太師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宣十三年。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耳。豈論筮哉。又疑無占者。筮至再三。如昭七年。孔成子筮屯。又遇屯之比。國語。晉公子筮遇屯。又遇豫。夫遇屯。則直占屯。象可矣。並不聞屯之變。有兩三爻。以其無占。而又筮也。蓋其再筮。乃書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耳。況國語有單襄公謂成公。

之歸晉筮遇乾之否。豈非三爻變之明微乎。其曰必三取君於周。乾陽爲君。三陽變爲三取。是固不可以蠱之千乘三去。傳十年復之南國。蹇成十爲例。而指爲連山歸藏之卦詞。夫蠱復乃一卦之詞。若三爻變者。另有詞。則二易之詞。亦各有四千九十六卦矣。周禮何以曰。其別皆六十有四歟。

禴祭

易於萃之六二。升之九二。俱曰用禴。既濟五言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按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生與祠。春嘗秋烝冬。並爲吉禮。詩毛傳亦謂夏曰禴。而王制祭統皆有春禘夏禘之文。鄭氏謂是夏殷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夫禘爲夏祭。本於爾雅。虞氏易指爲夏祭是也。而先儒謂禴有薄義者。則以禮注皇氏云。禘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曰。禘者新菜可禘。顏思古注郊祀志曰。禴煮新菜以祭。王氏注易則云。禴殷春祭名。四時之祭省者也是謂時。

祭皆省。初非謂春獨省也。夫周之春夏先於殷之春夏。僅一月。何乃移薄祭之名於盛夏乎。竊考周書周月解。周改正朔。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若萃之用禴。乃因假廟之文。升又因萃而及之。詩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用禴卽是假廟致孝享耳。未嘗有從薄之義。干令升謂非時而祭曰禴。文王四時之祭皆以禴禮。謂既濟九五坎坎爲豕。禴祭以豕而已。此屬臆度。非有明據。夫郊祀殺牛者。天子之禮。諸侯祔則不禘。嘗則不祔。不得比天子四時皆祭。故殺牛與禴祭對舉。猶云天子之祭。諸侯之祭耳。而豈以經稱禴祭。遂謂不殺牛乎。楚茨之詩曰。濟濟跼跼。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閟宮之詩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夫禴與烝嘗等耳。烝嘗有牛矣。禴獨無牛乎。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時祭非無故也。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非社稷也。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牛有不同。而祭固不以牛之有無爲別也。至先儒或改禴作淪。漢書蕭何躍獨諸

字易之文亦無有作祔者明何氏楷又曰禴以樂為主坎為律又為耳主聰故取樂象尤曲說也若三卦所以取夏祭之象者萃二乃坤之離爻而居純坤伏離之位既濟五居重離之末升則以卦象南征而取之豈虛設此象哉

補逸詩

宋大中祥符時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

不可為三百篇之首今別撰二篇為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為禹詩取

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朝廷嘉之邱光

庭謂其首尾乖張自相矛盾斥其狂謬妄作及觀光庭所撰兼明書

則又自補新宮三章左傳宋公孫昭子賦新宮儀禮下管新宮注云小雅逸篇也茅鴟四章左傳叔孫穆子使工為之誦茅鴟其

詞乃至淺陋而欲以追配國風小雅可乎晉束皙有補亡詩夏侯湛

亦有續周詩明鄭世子載墳亦有補亡詩六篇至唐則元結補十代樂歌自伏

義綱神農豐軒轅雲門少昊淵顓頊五高辛六陶唐咸有虞大紹有夏大

有殷大並為詞以補之皮日休補九夏之奏系文九篇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元皮俱詞義平近似涉於妄不得以琴操樂府藉口也山海經云夏

后啟上三嬪於天獻美女于天帝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啟登天而竊離騷曰啟九

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辯九歌郭璞注山海經以為天帝樂

名王逸注離騷以為禹樂其後屈原作九歌宋玉作九辯特用其名

而已非補其詞也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名左傳公子賦河水國

語秦伯賦鳩飛周禮趨以采芻注云樂名或曰逸詩周書明明崇禹生開世俘解篇人奏武王

入進前獻明明三終晉孔晃注云詩篇名皆逸詩是有不勝補者其若逸詩之詞

見於經傳者禮記之坊記中庸緇衣射義等篇與夫大戴禮汲冢周

書左傳國語家語戰國策管子晏子墨子莊子列子荀子呂覽淮南

說苑列女傳史記漢書等書時一見之而如論語之素以為絢唐棣

之華孟子之畜君何尤尤其顯然者矣

田間釋關雎詩義

關雎之詩。鄒氏忠允以太姒爲文王之繼妃。龍眠錢飲光名秉鑑字幼光又名澄之

著田間詩學。推明其說曰。朱子宗毛氏以淑女指后妃。或疑官人不

知何指。如謂王季之官人。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何預於王季

官人之憂樂也。如謂文王之官人。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從之。未

有夫人未至。先有官人者也。考皇王大紀。昌爲世子。娶於有莘曰太

姒。謂太姒至時。王季故在。文王無官人審矣。然嘗讀大明之詩曰。文

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爲文王卽位之初年。其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爲梁。一皆由於文王。夫娶妻必待父母之命。父在。子得自主乎。

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

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不知太姒此時爲年幾何。若正

當及笄。則文王且五十。齒不相當也。大明又曰。續女維莘。續繼也。疑

太姒爲文王繼妃。因悟大紀稱昌爲世子。娶於有莘者。非太姒也。意

必前有莘女。不祿無子。文王中年再娶於莘。而得太姒。有不妒之德。

因有則百斯男之慶若是則開睢爲文王官人之作亦足據矣且也
史記武王克殷告叔旦曰惟天命不享於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
年是武王卽位時年四十八在侯位十三年以六十歲克商又後四
年而崩得年六十四歲以文王沒年考之蓋以五十歲生武王而非
十五生武王明矣大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如以太姒爲始配古者男子三十
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當文王生武王時太姒必將四十矣生武王而
後如管魯蔡曹郕霍衛珣皆同胞也不應前此壯年惟伯邑考一人
及血氣將衰乃生子纍纍如許耶又注大明詩云文王爲世子時所
娶之莘女非太姒姒之姊也故曰倪天之妹明有姊也曰纘女維莘
明以莘女繼莘女也其曰長子維行行嫁也女子有行之行此自有
莘氏珍重其女而尊稱之以禮重嫡長故也然則仲任與太姒皆不
居長厥後周人凡稱女每以季女爲貴豈不以此哉卽謂太姒居長亦可太姒之姊安知非其伯叔

迹熄詩亡

王迹熄而詩亡。趙氏以頌聲不作爲亡。朱子以無雅爲亡。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

若是風體太師不得列之於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

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

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

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

雖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衰何以謂之迹熄乎？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

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陸清獻嘗取其說而言

之不詳，余於近代儒者得數說焉。桐城方氏中履古今釋疑曰：大一

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

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溪

李文貞公曰。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兩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爲盛衰也。觀二南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况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復無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悉附於二南。以爲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爲王風。以爲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旣沒。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又如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惟彼成康。奄有四方。明是成王康王。緣說者謂皆周公制禮作樂時詩。遂以爲非二王。別爲解釋耳。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爲詩亡。常熟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尙貢包茅。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詞。思

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羣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邾鄆大鼎狡啟於荆尸滄內遺封下夷於九縣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已墜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又崑山顧氏炎武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又曰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誰何彼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

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此論雖與諸說互異，而足以互相證明。近人乃有襲前賢之說而沒其名，且小變其文曰：天子不巡狩而風亡，諸侯不述職而雅亡，夫雅何以亡於不述職？吾益求其說而不得也。

羔羊節儉

羔羊之詩，小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漢宋諸儒遵其說而不易，然於所謂節儉者，則俱解之未明。鄭氏以退食爲節儉，固未有當。孔疏曰：首二句言裘得其制，是節儉也。宋李迂仲樛曰：以羔羊爲裘而五紵，可以見其節儉，意皆未明。竊思毛傳謂大夫羔裘以居，疏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大夫在朝，禮當羔裘，何由見其節儉？至五紵之解，毛傳曰：

素白也。純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次章曰：革猶皮也。絨縫也。三章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朱子集傳於首章曰：純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次章曰：革猶皮也。絨裘之縫界也。三章曰：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若是則皮革無別，純總無分。三章一意，與今詩之押韻、湊韻何異哉？蓋其文義以漸而進，故合三章而節儉，乃見。但觀首章，未見其為節儉也。皮者，合毛與革之名。一裘需五羊之皮。屢屢歌云：百里裘初要我時五羊皮。宋范處義詩補傳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五皮自須用五皮之線。孔疏云：絨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又云：傳知素絲不為線而得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其說未當。而線必用素，則今之縫裘者皆然。皮之縫處在革，革無不白，故用素絲，是亦何足為異？純者，元胡雙湖一桂曰：縫之突兀為純。此乃線隱於毛中之貌。羔裘黑而絲用素，黑白不同而純則不顯。次章言革則裘敝毛脫而素絲出矣。孔疏謂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此以為裘明非去毛亦未是。絨者，孔疏引孫炎云：絨縫之界域。毛脫而五皮之聯絡處，其界域顯。

然也。三章言縫。則不但毛脫而革且破裂裂無定處。所以縫之者。或縱或橫。是之謂總總有縱橫之義也。三章之淺深層次。其字義分明。若此解者自忽畧耳。

濯以救熱

大雅桑柔之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近人解此。皆謂執熱之人。須先以水濯手。而後熱可執。此錯解也。詩毛公傳曰。濯所以救熱也。鄭箋曰。逝猶去也。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孔疏曰。誰能執大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語尤明顯。孟子趙注曰。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孫氏疏曰。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濯在執熱之後。所以謂之救熱。朱子注詩注孟子。於不以濯句。並無釋詞。惟以逝爲語詞。不作去字解。此義遂晦。但卽以逝爲語詞。要於本解無碍也。且左傳曾引此文矣。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夫救者救。

于事後。未有事前。云救者也。毛公正用左傳之文。而後人何爲異義哉。

小弁黍離

小弁之詩。中山王劉勝以爲伯奇之詩。王充論衡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趙氏孟子注曰。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以小弁爲伯奇作。此必齊魯韓三家有此遺說。至詩小序則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穎達正義曰。太子宜咎也。毛傳曰作咎正義從之乃孟子趙注本指爲伯奇之詩。

而孫氏作疏。却引史記幽王之事。且云。伯奇宜曰也。合兩人爲一人。不已謬乎。朱子詩集傳直以爲宜曰所作。謂序云其傳作者。不知其何所據。而於孟子集注則仍云。宜曰之傳作此詩。按詩正義曰。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傳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此朱子之

所以仍遵舊說歟。陳思王貪惡鳥論又以黍離爲伯奇弟伯封所作。未知所本。

奔者不禁

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爵之。注於不禁句云。重天時權許之也。後儒或直以奔爲淫奔。或以六禮不備爲奔。李穆堂方望溪兩先生解此各持一說。余考魏鶴山讀書雜抄云。若字當讀如子若孫之若。謂使媒氏會合婚嫁。苟有奔者而不爲之禁。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皆寘之爵。非謂權許其奔也。據此則若之云者與也及也是豈舉此二者皆當爵也。當時惜未以此說質之兩先生。近見望溪先生周官解直以此條爲王莽劉歆偽造竄入之文

文莫 九合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樂摩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直齋書錄解題云。

晉樂摩駁王鄭之說撰論語駁二卷崇文總目館閣書目俱不載宋通雅曰陳騭雜識云吳棫撰論語精解又爲考異又爲說例同取樂說按成書今亦不傳

方言侔莫強也。若云努力，樂肇言勉強為文，莫儘教即是強意。猶解鄭重為頻煩，當以言外會之。是則文莫二字相連，乃春秋時語。此如漢書江翁傳云：「疑者邱蓋不言。」注云：「齊俗以不知為邱也。」又患得之注，何氏云：「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則孔子又為楚語矣。他若不可小知注，王氏曰：「不可小了知，反古之道。」注曰：「謂曉一孔之人。」疏孔謂孔安所出，事有多處，今惟曉知一孔之人，了知一孔，必皆當時語也。因思桓公九合諸侯，疏引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據范甯所注，十一會之中，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殊覺矯強。春秋襄十一年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杜氏注：「亦與九數不合。」疏引服虔四年至十一年也。九合之數，雖服虔杜氏同，而又口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氏云：『救陳與成，鄭虎牛，餘為七也。』則是或七或九，亦以意為增減耳。竊疑九合，或亦春秋時語。如云九有九圍者，然初不必改九為糾耳。」

公冶子解禽語

論語邢疏曰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綫以其不經今不取也周
樂園書影云喈喈嘖嘖勺勺的跡運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
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此公治長辨雀語見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
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後人注沈詩者引此數語則是治長之災
由雀致矣何云免俗傳治長知鳥語魯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
鳴曰齊人出師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爲大夫此雖
不根之語度亦有所自來佺期詩指此也前段散見他書者皆稱論
語疏不學者直疑爲邢昺之疏豈知邢疏先已不取乎蓋邢疏之前
作論語疏者有三梁皇侃撰疏十卷南史儒林傳但稱論語義於何晏所集七家之
外又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奚李克孫綽周懷范
甯王珉凡十三家而成疏又舊唐書經籍志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
卷褚仲都論語講疏十卷此所引禽語正不知爲皇爲賈爲褚也

蕭牆之說有二。鄭康成曰：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金仁山謂：屏以限內外，肅疏可通望，故謂蕭牆。按劉熙釋名曰：屏，自障屏也。蕭牆在門內，肅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屏與蕭牆各自為訓。蕭本艸名，艸之名蕭，埤雅謂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肅。竊疑可祭之物不一，何獨此取肅敬？肅有先妙切之音，草木之字多從諧聲，非有深義。其他見於經者，蕭蕭馬鳴，在車徒整肅之時，漢食貨志蕭然煩費，意同騷然。因思楚詞之蕭條亦是搖動之意，因蕭索而轉為疎通，乃後世之語。如後人文詞所云蕭騷，直作寥寂解矣。蕭之言肅，當從漢訓為古。爾雅：蕭謂周人祭宗廟牆內乃蕭。蕭之地趙恭穀曰：前集駁之。

多抵同音

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邢氏疏云：古人多抵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抵，見疏解云：抵，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醑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

爲韻。此類衆矣。故以多爲適也。按李善注文選。改多爲敍。而云廣雅曰。敍多也。考廣雅釋詁。有纒纒縷縷。紆紆結納。絆絆紆紆等十一字。並訓爲多。其偏旁皆從多。張揖。魏人在西京賦後。李注似據廣雅以改漢文矣。邢氏豈不見文選者。必所見別有善本。不然。何遽緣以說經耶。至如詩魯頌閟宮云。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多與犧宜爲韻。多之音支。經固有之。易復之初九云。无祗悔。九家作多。此卽不貳過之義。後人以不抵於悔爲解。遂不知多祗之同音耳。

娶妻先後

江南望族有聘妻因病辭婚。別娶士族女。其後聘妻病愈。復來歸。兩婦皆生子。至其家修譜時。前娶之子謂其母出土族。又先娶以後娶者爲繼室。後娶之子謂其母聘在前。乃元配。以前娶者爲側室。或以問余。余按古之繼室。有二。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此繼室卽元

妃之娣姪始娶元妃時之媵也。昭公二年晉平公少姜卒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韓起如齊逆女。此繼室乃娶於夫人卒之後者也。金史后妃傳云媵爲繼室各以其敘無三媵則娣姪繼室亦各以其敘。所云以敘應亦臆度之詞。若後世所謂繼室皆是妻死而更娶未有兩在而一爲繼者也。且嫡庶初不以前後論。昔晉文公出亡狄人以廣咎如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其後歸國文公以女妻趙衰。是曰趙姬。趙姬請逆叔隗叔隗來趙姬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文公之女豈不貴乎。貴女爲妾此見於傳者也。且文公已妻季隗矣。及其至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公旣歸迎夫人於秦不以季隗爲夫人也。後娶爲妻此見於史記者也。至如晉書禮志所載二妻者王昌劉仲武吳國朱某鄭子羣皆處亂世昌子羣皆以與前妻隔絕仲武以出其妻別舍朱以入晉晉賜之妻當時廷臣多以後妻爲妾爲繼室亦有謂兩妻所生之子宜互相爲

服者又延康中陳詵妻李遭賊請活姑命爲賊畧去詵更娶盧氏作
賊後得李消息迎還李亡詵疑制服司馬王愆期議曰詵有老母不
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尙有生冀詵尋求之理
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詵不應娶妻要以盧氏爲繼室庾亮從
其議而況此之因病未娶更非若詵妻之曾爲賊畧可比哉其他史
冊所載晉程諒之立二嫡賈克之左右夫人五代晉高祖於安重榮
兩妻並加封爵陸定國娶河東柳氏又納范陽盧氏以其俱爲舊族
嫡庶不分又如溫嶠之後妻王氏何氏俱贈夫人而不及前妻李氏
凡皆私意曲情不足道也

中庸大學注

中庸大學皆孔氏遺書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
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舊唐書載戴顓禮記中庸傳二卷久
已無傳自經宋儒脩明中庸與大學並重其兼注兩篇者若司馬溫

公中庸大學廣義朱子集注之外更有或問至若張無垢中庸說大學說則陽儒陰釋為朱子所譏者也其獨注一篇者大學有呂氏大學解朱子謂其未能不惑于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此與無垢同譏者也中庸有程子之解朱子中庸集解序云明道不及序者乃蓋田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冉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意不滿而火之矣又楊中立晁以道游定夫三家各有解郭立之忠有燕山中庸說項平父世安亦有中庸說而石子重敦更集周子二程張呂臨謝頴游酢楊時侯良十家之說謂之集解唐順之中庸輯畧序云集解不可復見朱子序之又為刪其繁亂別名輯畧今獨或問輯畧余家有之餘但散見於大全耳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四書列大學於中庸之前者蓋大學乃曾子之言而中庸則子思之筆也明史藝文志祇載有明二百七十年各家之著述四書乃人所童而習之者而四書類五十九部七百十二卷今所流傳惟胡廣等救纂之大全蔡清之蒙引王守仁之古本大學注外此罕

見況於經史子集。安保無厲書與虛目哉。萬歷中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向在江南。曾見刻本。此書不可少也。

格物

儒者說經。名物象數。人各一說。至於義理所在。但有淺深。無異同也。而亦有人各一說者。莫如致知格物之訓。鄭氏禮記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疏曰。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而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必逮物格知至。然後善不行惡。其後李習之復性書中篇。小變其說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謂鄭氏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以能捍禦外物爲說。姚江王氏宗之。吾鄉柴虎臣著論引而伸之。而毛馳黃復祖其意。爲格物說。及格物雜說。二十一條。其信姚江。其疑朱子也。而說之異於朱子者。豈獨一姚江乎。

羅近溪訓格爲式。而以事皆合式爲格物。此又一說也。黃太冲謂格
有通之義。其答萬充宗論格物書云。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
誠通誠復。不失其序。依然造化。此又一說也。毛西河據李善文選注。
引倉頡篇并廣韻釋格爲量度。此又一說也。諸家之說。皆與朱子窮
理之訓相牴牾。但所釋皆格字。而畧於物字。夫以物爲外物。目有所
未安。卽以物爲事。亦猶鄭氏之解。惟黎立武以物爲卽物。有本末之
物。不特後來王心齋。郝京山所見皆同。近臨川李穆堂先生尤信而
不疑。臨川亦學姚江之學者。竊謂朱子特未明指格物爲卽物。有本
末之物耳。若其所言窮致物理。未可易也。朱子答陳齊仲論格物之
義云。其格之也。須有緩急先後之序。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
而非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又其答吳晦叔云。大學之書。
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
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

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舉凡後人所以詆訶朱子者。朱子先已明辨哲焉矣。乃南宋元明以來。如董槐、葉夢鼎、王柏、車清臣、宋濂、方孝孺、蔡清、林希元諸儒。其於格物之訓。非不遵朱也。而欲移經文知止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林氏撰大學經傳定本一書。疏上之時。竟以此削籍。今次崖文集中。猶載此疏。近客保定友人剛主以方望溪先生書以格物爲即周禮大司徒之鄉三物。而謂望溪深然其說。及觀望溪集中有與剛主書未嘗及此。又爲剛主墓誌則云。剛主聞先生語。立起自責。取不滿意。程朱語。概經說中已錯。板者剛之過半。今觀此書。猶多非毀宋儒之言。豈知其老年所學有進。初非固守顏習齋之書而不變者耶。

誠意

意者心之所發。古今無異解也。明山陰戢山劉氏。諱宗周。萬曆辛丑進士。仕終左都御史。學者稱念臺先生。獨謂意者心之所存。意卽慎獨之獨。蓋誠意先於正心。大學不應以所發先所有也。語奇而確。

孝經今文古文

孝經有今文古文今文則河間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有

注相承為鄭康成作者是也古文出孔壁孔安國作傳梁亂亡失至

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

王邵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注古文稽疑一篇古文凡二

十二章後以古孝經唐人章分為二晉子啟問章今為三又多問門一章凡二十二章正義以為穿鑿更改者也馬融亦作古文孝經

傳而世不古文於廣揚名章之後諫諍章之前有閨門章其文曰子曰

閨門之內具禮矣一本矣作已嚴一本親嚴一本親兄妻子臣妾一本婦百姓

徒役也凡二十三字一本二正義謂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

說其文云云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而後儒每謂司

馬貞簡閨門章為元宗諱其說甚謬夫元宗所當諱者莫若楊妃今

考開元七年劉子元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並行元宗詔鄭注

仍舊行用孔傳亦存當時疑鄭注者多疑孔傳者少至開元十年上

自為注始以今文十八章為定集議之時但議鄭孔二注皆踏駭非

真實耳。且自武惠妃薨而楊妃始召見禁中。武薨於開元二十五年。楊爲道士。乃開元二十八年。天寶四載始冊爲貴妃。史稱太真得幸時年二十二。則在開元十年。纔五六歲。司馬貞建議時貴妃始生耳。何得預有諱之之意。吳草廬以許氏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古文之僞。洵卓識矣。

論語逸文孟注古事

論語有逸文。士相見禮。賈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今鄉黨無此文。孟子注疏引古多不知所出。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注云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藉交報讐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報讐是也。疏云。注陳質娶婦。藉交報讐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正義曾不知爲何史。此亦何勞重述耶。又西子蒙不潔。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疏云。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

施也。今史記無此文。凡趙氏之說與朱注迥異者，莫如以季孫子叔爲孟子之兩弟子。又以告子、高子、盆成括皆學於孟子。趙氏去古未遠，未必全是臆說。朱注出而學者乃不知此說矣。又按宋元人凡以論語孟子並稱者，皆曰語孟。元史作於明初，凡稱二書猶然。宋史朱子傳云：所著書有論孟集議。恐論是語之訛，議是說之訛，卽楊泰之著論孟類論，疑亦是誤語爲論，不則後人妄改耳。說文內等字，據字法各引逸論語而詞不類。

孟子章指

困學紀聞揚州刻有閻百詩勘本，其孟子卷中有注云：何義門言今刊本趙注孟子，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爲之。毛季斧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此語聞所未聞。余按趙氏作孟子章指，以七篇析爲十四篇。唐陸善經注孟子，乃又刪削章指，并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孫奭等作正義，雖以趙注爲本，而兼取善經，往往與

注不相顧。今讀孫氏疏其所刪節。趙注固嘗自言之。見於不耻。不若人注之下。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勲。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也。此乃今趙注所無。疏已明言不錄矣。又居下位章。稱注云。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不孝有三章。稱注云。堯二女。曾皙嗜羊棗章。稱注云。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今檢趙注皆無。又如聖人百世之師也。疏稱注有美其德之語。舜之居深山之中。稱注云。聖人潛隱若神龍。則亦無有乎爾。稱注云。仲尼作春秋。必至僂僂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今注皆無此文。而皆見於疏。是其不相顧者也。朱子集注中所引趙注。凡二十六處。字句間有爲朱子所刪節。而其最異者。白圭章。朱子引其文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今本曰。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又貉稽章。朱注引其文曰。

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誦今本曰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並經
改竄文義不明求其故在陸氏耶抑在孫氏耶他如王之臣章齊
人伐燕章仁之勝不仁章高子曰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朱注所引今
皆無之而皆歸於孫氏之正義此亦何異後人著書攘先儒說爲已
有也困學紀聞云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
致至也今本作放踵而注無致至也三字余因考文選注其文三見
又與紀聞所述不同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曰剖心摩踵任彥升奏彈
曹景宗曰自頂至踵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皆願摩頂至踵此三處引
劉熙及趙岐皆曰放至也而一曰致放踵一曰放於踵一曰放踵是
今文選注本亦非舊矣趙氏原本聞近年南北多有傳者惜未之見
也

三百六十律

梁劉昭補輯後漢書律歷志云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



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試問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律呂之外增名四十有八黃鍾太簇姑洗林鍾南呂陽居陽陰居陰得位者五各生五律共二十五律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陰居陽陽居陰失位者五各生三律共十五律蕤賓應鍾陰陽交際不得不失者二各生四律共八律合十二律之名凡六十律沈約宋書謂蔡邕上書云前漢志但載十二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至司馬彪皆志之卽指此也隋書律歷志云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梁博士沈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律呂之外增名三百四十有八黃鍾三十四大呂二十七太簇三十四夾鍾二十七姑洗三十四其第二十八曰壯進自黃鍾至壯進凡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姑洗之第二十九曰依行由此以合中呂二十七蕤賓二十七林鍾三十四夷則二十七南呂三十四無射二十七應鍾二十八其第二十七曰億兆自依

行至億兆凡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惟應鐘之第二十八曰安運爲終不生其數取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本以九三爲法各除其實得寸分及小分餘皆委之卽各其律之長也脩其律部則上生下生宮徵商之次也但命名雖多初無深意學人於京房所增之四十八律尙不能盡舉其名何況錢樂之沈重之更增三百律哉是亦虛立衆名耳

古今樂器樂聲

古樂鐘磬琴瑟埙箎祝敔今樂則用箏笛鼓板古樂五音十二律今樂則稱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段安節謂舜時調八音用八百般樂器周改用五音用樂器五百般唐又減至三百般殆臆度之辭也宋史樂志云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土塤也變而爲臥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

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其意蓋以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古今之分分於聲之變而不在器也獨是鼓制始於伊耆少昊鼓固自古有之其云麻料者陳氏樂書曰月令脩鞀鞀釋名曰鞀鞀也鞀助鼓節也蓋大者謂之鞀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是麻料特指鼓之播而不擊者言耳何又云擊而爲鼓蓋宋時雷鼓靈鼓太樂所製以柱貫中擊之無聲雖設而弗考至仁宗明道時乃改制也又中興四朝樂志敘曰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意畧言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唐宋所謂四聲二十八調

者段安節樂府雜錄謂用宮商角羽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

聲無其調去聲宮七調正音高宮中呂宮商角皆生於黃鐘入聲商七調大

調商大石調雙調小石調皆生於太簇平聲羽七調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正

於南呂上聲角七調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皆生於應鐘上平聲調為徵

聲商角同用官逐羽音蓋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鐘

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為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

獨用夾鐘為律本蓋徵在商之中猶之周禮圓鐘函鐘黃鐘三宮有

角徵羽而無商商角同用而官逐羽音移官換羽角必反宮鄭康成

以為祭尚柔而商堅剛陳暘樂書以商為金聲而周以木王避其所

剋似皆曲說也若今所謂七調十三調者七調則淒涼調凡字調閉

工調正宮調乙字調梅花調頂調也十三調則黃鐘調正宮調大石

調小石調仙呂調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子

母調也調之高下或以橫直為喻如琴之十三徽為橫七絃為直是

卽二十八調之遺也與通雅云十二律正倍合二十四聲後以不能盡用加四清聲合爲十六今宮譜北曲亦十六調也然則陳晉之以京房二變四清爲樂之盡似屬過高之論矣又按四聲亦稱四旦遼史樂志曰婆陀力旦雞識旦張沙識旦質直沙侯加濫旦四旦二十八調爲大樂隋志西域七調有五旦華言均也此四目者但與其前四調之名同然但有宮商角變徵而無徵羽變宮矣又按遼隋作變

五雅

古以爾雅爲小學箋注未有以前不讀爾雅不能解經也勝國時吾

鄉郎公在銓取小爾雅廣雅逸雅郎釋埤雅四種合爾雅刊行謂之

五雅竊謂此四者中惟廣雅可繼爾雅元魏孝文帝太和中太和當宋文帝元嘉

時博士張揖字稚讓漢書敘例注云揖清河人二云河間人採蒼雅遺文爲書凡不在爾雅者著於

篇其篇目皆依爾雅是以謂之廣也隋曹憲作訓注分爲十卷見舊唐書曹憲

傳避煬帝諱改名博雅其後曹注亡失但存音三卷見館閣書目今

世所傳者書分十卷而音釋雜見各卷有音無注張揖有表今本亦無不知其爲

揖本書耶抑憲所謂博雅者耶揖又注司馬相如傳領師古漢書注所引凡一百四十餘條小爾雅雖見漢

志舊唐書以為李軌撰核其實乃從孔叢子內抄出文選注稱為小

雅他書無同者若劉熙釋名未聞又名逸雅此名不知起自何人釋名

有原其書多取諧聲不無臆度附會未必盡合本訓也陸農師佃山

埤雅本名物性門類其未作此書之前先有爾雅新義二書多用王

荊公字說以此不為學者所貴幾與王元澤爾雅同譏矣王元澤乃荆公之子而

謂可以追配周公子夏之唱和哉顧農師雖受經於荆公其應舉入

京多有諫諍荆公乃不復咨以政事歷哲宗徽宗仕至尚書左丞平

生行誼卓然不可以其用字說而并薄其人也余見宋板埤雅前有其子陸宰序文又自總目外每卷前各有

相書之近爾雅者漢則揚雄方言史游急就章頤思許慎說文解字

唐則陸德明經典釋文宋則郭忠恕佩觿皆現今所有並有功學林

若李商隱之蜀爾雅劉溫潤之羌爾雅特以爾雅為名耳近代則方

以智通雅為博洽爾雅釋經通雅釋史雖所釋不止於史而史為多

惟所引書往往不著書名是其短耳宋程端蒙作小學字訓朱子以大爾雅稱之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惟所釋乃仁義道德之字與爾雅體例不同宋末王栢著大爾雅六義字原見栢本傳而書未之見其存否不可知矣

緯候圖識

漢哀平之世識緯興焉緯有七凡三十六篇易之緯六曰稽覽圖二又稱乾鑿度卷二坤靈圖卷一通卦驗卷一辨終備卷一詩之緯卷三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書之緯五曰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刑德放運期授仁禮之緯三曰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之緯三曰勛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之緯二曰援神契鉤命決春秋之緯十四曰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詞命歷序凡三十六篇所謂七緯也困學紀聞載七經緯闕載命歷序數只三十有五應是遺漏李善

文選注易緯無稽覽圖辨終備書緯無運期授而易有通系卦樂有
樂錄圖春秋有孔錄法其通系卦或卽通卦驗也太平御覽書緯有
帝驗期禮緯有稽命曜或卽帝命驗與稽命徵而孝經有左方契威
嬉拒則又選注所不及也隋書言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
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行以
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
今考尚書中候之外河圖九篇具見選注曰括地象曰帝覽嬉曰帝
通紀曰著命曰閼包受曰會昌符曰龍文曰玉版曰考鉤其數相符
惟洛書只有其二曰摘亡辭曰天淮聽而有獨稱尚書雜書者豈本
無篇名耶又有曰春秋河圖揆命篇者豈卽著命耶有樂錄圖又有
春秋錄圖其皆在別三十篇之數耶隋書於中候外有洛罪級五行
傳文獻通考有坤鑿度經乾坤鑿經周易乾元序制記卷一名之各異
其同異不可知矣至識與緯異而唐志有論語緯十卷則識亦稱緯

識有十其可舉者曰論語比考識論語撰考識論語陰嬉識論語糾
滑識論語摘輔像識論語素王受命識論語崇爵識論語摘袁聖承
進識尙有二者之名不知也鄭氏釋禮於七緯皆曰說不曰緯自漢
以來通內學者竹垞考之正史及諸碑版作說緯載集中

韓門綴學卷第一